

文
史
对
照
本

长篇历史小说

下卷

曾国藩

唐浩明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

曾國藩

唐浩明

文—史—对—照—本—

下卷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国藩. 下卷 / 唐浩明著. — 北京: 北京出版社,
2010. 12

ISBN 978-7-200-08479-5

I. ①曾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曾国藩 (1811~1872)
—传记 IV. ①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22342号

曾国藩 下卷

ZENG GUOFAN XIAJUAN

唐浩明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 京 出 版 社 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 京 嘉 业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 16开本 24.5印张 489千字

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00-08479-5

K·870 定价: 78.00元 (上卷、中卷、下卷)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8572393

目录

第一章 裁撤湘军

- 养心殿后阁里的叔嫂密谋 /1
- 官文亲到江宁追查哥老会 /12
- 男爵的座船在九江被查封 /20
- 江湖窃贼泄露僧格林沁的军事部署 /28
- 借韦俊之头强行撤军 /31
- 英雄不可自剪羽翼 /41
- 恭亲王东山再起 /45

第二章 整饬两江

- 甲子科江南乡试终于正常举行 /56
- 落选士子薛福成上了一道治理两江万言书 /66
- 上治理两江条陈的美少年原来是故人之子 /69
- 践诺开办金陵书局 /73
- 两张告示，三四万两银子就进了海州运判的腰包 /77
- 侯门娇姑爷被裕家派人绑了票 /82
- 看到另一本账簿，曾国藩不得不让步 /87
- 彭玉麟焦山还愿 /91
- 慧明法师的启示 /95
- 联合七省总督支持长江水师改制 /102

第三章 三辞江督

- 北上征捻前夕，为家中妇女订下功课表 /108
- 炮声为北征大壮行色，却惊死统帅唯一的小外孙 /114
- 国宝被陈国瑞抢去 /118
- 软硬兼施制服骄兵悍将 /122
- 把捻战胜负押在河防之策上 /129
- 叩谒嘉祥宗圣祖庙 /135
- 武昌城里，巡抚和总督大开内战 /144
- 若许当初亲骑射，河淮处处是高楼 /148
-

第四章 名毁津门

- 灵谷寺内，曾国藩传授古文秘诀 /152
- 堂堂大清王朝，竟好比一座百年贾府 /163
- 初次陛见太后皇上，曾国藩大失所望 /171
- 终生荣耀到达极点的一天 /181
- 火烧望海楼教堂 /185
- 给儿子留下遗嘱 /198
- 轿队被拦在天津城外 /200
- 老朽眩晕病发作，恕不能奉陪 /209
- 关帝庙忽然闹起鬼来 /214
- 委曲求全 /218
- 外惭清议，内疚神明 /224
- 萃六州之铁，不能铸此一错 /227
-

第五章 马案疑云

- 慈禧太后对马案的态度微妙 /234
- 张文祥校场刺马 /240

江宁市民嘴里的马案离奇古怪	/243
曾国藩审张文祥，用的是另一种方法	/250
张文祥招供	/255
马案又起迷雾	/265

第六章 东下巡视

水师守备栽在扬州媒婆的手里	/277
英国传教士傅兰雅送来一件时髦礼物	/286
桐花万里丹山路，雏凤清于老凤声	/293
一个划时代的建议	/297

第七章 黑雨滂沱

欧阳夫人择婿的标准与丈夫不同	/302
一个苦甜参半的怪梦	/307
看看我们湖南的湘妃竹吧	/312
艺筵馆里，曾国藩纵论天下人物	/319
曾国荃他乡遇旧部	/324
前湘军哨长与前太平军师帅成了异姓兄弟	/328
康福隐居东梁山	/334
左季高是真君子	/342
最后一局围棋	/346
不信书，信运气	/354
陈广敷三见曾国藩	/366
遗嘱念完后，黑雨倾盆而下	/375

第 章

裁撤湘军

养心殿后阁里的叔嫂密谋

跟往常一样，三十岁的慈禧太后寅初时分就醒过来了。离天亮还有一个多时辰，这是她一天中最难度过的时刻。她通常是闭着眼睛，安卧在重帏叠幃遮掩的龙床上，在细软柔和的绣龙描凤的垫被和盖被之中，无边无际、无拘无束地胡思乱想。想得最多的，是她与咸丰帝恩恩爱爱的甜蜜岁月。

凭着绝代的美艳和绝顶的机敏，在小皇帝诞生前后的几年里，年轻的风流天子将对后宫的三千宠爱集于她一身。那个时候，她是普天之下最幸福的女人。可惜好景不长。后来咸丰帝把爱转了向，被四个有名的汉人美女——杏花春、武林春、牡丹春、海棠春——缠得紧紧的。她遭到了冷落。但是，她有一个包括皇后在内所有受到皇帝宠爱的女人所没有具备的优势，那就是：皇上唯一的儿子乃她所生。在咸丰帝身患重病，又不再专宠她一人的时候，她甚至暗暗地希望皇帝早日死去。不然的话，不知哪一天，哪个妃子的肚子里又拱出一个皇子来，皇上一时被她迷惑，把江山从自己儿子的手中轻易地拿走，送给了他人。因而，当三年前，咸丰帝驾崩的时候，她表面上也悲痛欲绝，心里却暗暗得意：从此以后，这江山便是属于自己儿子的了，再不要担心别人来争夺。

《清朝野史三编》中《圆明园总管世家》一章里说：“文宗因东南太平军起，中心忧焦，颇怀信陵君醇酒美妇意，常居园内，命官监四出觅汉女充下栋。文宗有心腹奴二，一走维扬，一去金阊，购得民女四人，皆绝艳，或云取自妓家。文宗为特设四院以处之。亭馆崇宏，隔垣相望，复道属焉，即世所传杏花春、武林春、牡丹春、海棠春是也。”

但是，儿子继承的却是一片动荡的破碎的江山。皇宫内虽无人来争夺，但江南的长毛造反已达十年之久。在江宁，分明有一个太平天国，要与大清王朝分庭抗礼；有一个天王，要与自己的儿子平起平坐。她决不能容忍这种状况的存在。尽管她从小便从父亲那儿接受了汉人不可相信的家教，但时至今日，她不得不听从恭王奕訢的劝告，重用曾国藩和他的湘军。她要利用汉人来打汉人，要利用汉人来收复、巩固儿子的江山。提心吊胆的日子终于过去了。三个多月前，当六百里红旗捷报从江宁送到紫禁城的时候，她兴奋得热泪直流，声音哽咽，紧紧抱着九岁的小皇帝，连连呼唤着爱子的乳名……

儿子的江山保住了，她的圣母皇太后的地位也保住了。虽然如此，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人，没有丈夫的岁月毕竟是孤苦的，尤其是在这个一日将至的清晨，人间所有的夫妻都在鸳鸯被中拥抱的时候，她却一人孤零零地躺着。她最怕这时醒过来，但偏偏每天这时她又都要醒过来。回忆以往的甜蜜日子，能够暂时给她以温馨，但很快，寡妇的烦恼郁闷便会占着上风。她想起这一辈子就要永远这样孤孤单单地生活下去的时候，龙凤绣被所象征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权力，便再也不能填补她内心深处的寂寞空虚。每当这时，她甚至后悔当初不该费尽心思去招惹皇上的注意，去讨得他的欢心。

咸丰元年冬天，初登皇位的咸丰帝向全国下达选秀女的诏命：凡四品以上满蒙文武官员家中十五岁至十八岁之间的女孩子，全部入京候选。慈禧太后那拉氏那年十七岁，父亲惠征官居安徽皖南道员，正四品衔，各方面都在条件之内，家里只得打点行装，准备送她进京。正在这时，惠征得急病死了。那拉氏上无兄长，下无弟弟，仅仅有一个十三岁的妹妹，寡妇孤女哭得死去活来。当时官场的风气是：太太死了，吊丧的压断街；老爷死了，无人理睬。惠征居官还算清廉，家中并无多少积蓄，徽州城又无亲戚好友，一切都要靠太太出面，四处花钱张罗。待到把灵柩搬到回京的船上时，身上的银子已所剩无几了。

这天傍晚，灵舟停在江苏清江浦。正当暮冬，寒风怒号，江面冷清至极。舟中那拉氏母女三人眼看家道如此不幸，瞻视前途，更加艰难，遂一齐抚棺痛哭。凄惨的哭声在寒夜江面上传播开去，远远近近的人听了无不怜悯。突然，一个穿着整齐的男子站在岸上，对着灵舟高喊：“这是运灵柩去京师的船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船老大忙答话。

《清朝野史大观》卷一《清官遗闻·西太后之与吴棠》：“孝钦父在任湖南副将，卒于官，姊妹归丧，贫甚，几不能办装。舟过清江浦时，吴勤惠公棠宰清江，适有故人官副将者，丧舟亦舫河畔，勤惠致赠三百两，将命者误送孝钦舟。复命，勤惠怒，欲返璧。一幕客曰：闻舟中为满洲闺秀，入京选秀女，安知非贵人？姑结好焉，于公或有利。勤惠从之，且登舟行吊。孝钦感之甚，以名刺置奁具中，语妹曰：吾姊妹他日尚得志，无忘此令也。”

那人踏过跳板，对着身穿重孝的惠征太太鞠了一躬，说：“我家老爷是你家过世老爷的故人，今夜因有要客在府上，不能亲来吊唁，特为打发我送赙银三百两，以表故人之情，并请太太节哀。”

从徽州到清江浦，沿途数百里无任何人过问，不料在此遇到这样一个古道热肠的好人，惠征太太感激得不知如何答谢才是，忙拖过两个女儿，说：“跪下，给这位大爷磕头！”

那拉氏姊妹正要下跪，那人赶紧先弯腰，连声说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我这就回去复命，请太太给我一张收据。”

惠征太太这时才想起，还不知丈夫生前的这个仗义之友是个什么人哩，遂问：“请问贵府老爷尊姓大名，官居何职？”

那人答：“我家老爷姓吴名棠字仲宣，现官居两淮盐运使司山阳分司运判。”

惠征太太心里纳闷：从没有听见丈夫说起过这个人。她一边道谢，一边提笔写字：“谨收吴老爷赙银三百两。大恩大德，容日后报答。惠征遗孀叩谢。”

那人收下字据回府复命。吴棠一见字据，大怒道：“混账东西，这赙银是送到殷老爷家里的，怎么冒出一个惠征来了！这惠征是谁？”

听差慌了：“老爷不是说送到运灵柩去京师的那只船吗？我听到哭声，又问是不是到京师去，说是的，我就送去了，她们也收了。”

吴棠冷笑道：“好个糊涂的东西，天下哪有不爱银子的人！你送她三百两白花花的银子，她还会不收吗？你问过她的姓没有？”

听差辩道：“小人想，世上哪有这等凑巧的事，都死了人，都运到京师，又都在这时停在清江浦。所以小人想，这不要问的，必定是殷家无疑。”

吴棠发火了，拍着桌子嚷道：“你这个没用的家伙，还敢这样狡辩？你赶快到江边去，把三百两银子追回来，再送到殷家的船上去！”

“去就是了！”听差答应着，心里仍不大服气。

“慢点！”侧门边走出一个师爷来，向听差招了招手，然后对吴棠说，“老爷，我刚从江边来，知道些情况。”

“你说吧。”

“收到银子的这一家是满人，主人原是安徽的一个道员。这次进京，一是运灵柩回籍安葬，一是送女儿进宫选秀女。老爷，”师爷凑到吴棠的耳边，小声说，“这进宫的秀女，日后的前途谁能料定得了？倘若被皇上看中，那就是贵妃娘娘了。到那时，只怕老爷想巴结都巴结不上哩！三百两银子，对老爷来说算不上一回事，但对这时的寡妇孤女来说，则是一个天大的人情。既然银子已经送了，老爷不如干脆做个全人情，以惠征故人的

身份亲到船上去看望一下，为今后预留一个地步。”

吴棠想想也有道理。三百两银子，对一个盐运判来说，本也算不了什么。于是，他带着师爷连夜来到江边，登上灵舟，好言劝慰惠征太太，又鼓励那拉氏姐妹好自为之，今后前途无量。临走时，留下一个名刺。惠征太太一家千恩万谢。

那拉氏把这张名刺珍藏在妆奁里。父亲死后的凄冷，给她以强烈的刺激，使她深刻地意识到权势的重要。对着冷冰冰的运河水，她咬紧牙关，心里暗暗发誓：此次进京候选，一定要争取选上；进宫后，一定要想方设法引起皇上的注意；倘若今后发迹了，也一定要好好报答这位吴老爷。

她终于被选上了，安排在圆明园。后宫佳丽如云，淹没了她的美貌和才华。一年过去了，她依旧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秀女。但是，极有心计的她，也就在这一年时间里，把皇上的脾性爱好都打听到了。她知道，二十岁的皇帝，好热闹，喜游玩，尤其爱看戏听曲子，还能够自度新曲，是一个有文采有情致的天子。她从小跟着父亲在江南长大，学到了不少优美的江南曲调，这时便常常一个人偷偷地温习着。天生的好嗓子，又加上勤奋练习，一年过后，她的江南小曲已唱得非常好了。

这一天，咸丰帝来到圆明园游玩。将至桐荫深处时，忽然传来歌声，太监欲前去斥责，咸丰帝制止了。原来，咸丰帝生长在北京的深宫之中，平日里听的只是京剧、昆曲和北方的粗豪歌曲，从来没有听到过江南的小调。这江南小调，最是婉转曲折，绵软多情，又从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口中唱出，更加动听。文采风流的青年天子一下子被吸引住了，他站在湖边，怔怔地听了好长一会儿。

“把唱歌的人带到烟波致爽殿来！”咸丰帝下令。

唱歌的人被带上来了，正是惠征的长女。咸丰帝盘坐在烟波致爽殿内西偏殿的炕上，望着圆明园里这个地位低下的宫女，惊讶得半天做不得声，心里想：宫中有这样美丽的女人，我竟然不知，真是辜负了自己，也委屈了她。

“刚才的歌是你唱的？”看了很久之后，咸丰帝好不容易才吐出一句话来。

“回万岁爷的话，是奴婢唱的。”回答的声音清脆脆，如同银铃一般。

《清朝野史大观》卷一《那拉氏得幸之始》：“那拉氏者，惠征之女也。惠征尝为徽宁池太道，其女生长南中，少而慧黠，媚艳无匹侪，雅善南方诸小曲，凡江浙盛行诸调，皆琅琅上口，曲尽其妙。于咸丰初年被选入圆明园，充宫女。是时英法同盟军未至，园尚全盛，各处皆以宫女内监司之，那拉氏乃编入桐阴深处。已而洪杨之势日炽，兵革遍天下，清兵屡战北，警报日有所闻，文宗置不顾，方寄情声色以自娱，暇则携嫔妃游行园中，闻有歌南调者，心异之。越日复往，近桐阴深处，歌声又作，因问随行内监以歌者何人。内监以兰儿对。兰儿者，那拉氏之小字也，官中尝以此名呼之。文宗乃步入桐阴深处，盘踞炕上，曰召那拉入。略诘数语，即命就廊栏坐，令仍奏前歌。良久，文宗啖茶，时侍从均散避他舍，那拉氏乃以茶进。此即得幸之始也。”

“你再唱一曲给朕听听。”

优美的子夜吴歌在空旷的烟波致爽殿内响起：

春气满林香，春游不可忘。落花吹欲尽，垂柳折还长。

桑女淮南曲，金鞍塞北装。行行小垂手，日暮渭川阳。

“好，唱得好！”咸丰帝以手轻轻地击着炕上的小几，凝视着容光焕发的宫女，他发现宫女手里拿着一支兰花。

“你喜欢它？”咸丰帝指着兰花问。

“回万岁爷的话，奴婢最喜欢兰草兰花。”

咸丰帝笑道：“我也不知你叫什么名字，我就叫你兰儿吧！”

“谢万岁爷赐名！”

“你过来，让我看看你的手。”

兰儿走过去，伸出一双十指纤纤、润如凝脂般的手来。咸丰帝摸着这双玉手，不觉春心荡漾起来，对一旁侍候的太监说：“你们都出去！”

兰儿一听，羞得满脸通红，待太监刚出门，她已躺倒在皇帝的怀里了……

慈禧不忘旧恩。垂帘听政之始，便将吴棠擢升为两淮盐运使，一年后又升为漕运总督，最近两广总督出缺，她又寻思着把吴棠调升这个职位。

有仇能报，有恩能酬，这毕竟是人生的幸事。想到这里，她略觉一丝宽慰。

窗纸已发白，天亮了。慈禧是一个会保养的人。她每天坚持早晚两次散步，名曰遛圈子。早晨一次在起之后，略为梳洗一下就出门；傍晚一次在太阳落山之前。

“小安子，咱们出去遛遛！”待心爱的太监安德海给她洗了脸，漱了口，拢了拢头发后，她起身，招呼安德海陪她出门在养心殿内散步。

养心殿位于紫禁城后半部分，在西一长街的西侧，它的前面是军机处，后面是西六宫。这座宫殿建于明朝，清雍正年间又重新修缮过一次。明朝各代帝王以及清朝顺治、康熙两代皇帝的寝宫是乾清宫，到雍正皇帝时，因其父康熙帝新死，他不愿再住到父亲住了六十多年的乾清宫去，遂住在养心殿守父丧。孝期满后，没有再搬动，养心殿就成为他的寝宫和处理政务的地方了。从那以后，各代皇帝都沿袭未改。慈禧原住在西六宫里的储秀宫，皇后慈安原住在东六宫里的钟粹宫。同治皇帝搬进养心殿后，为便于随时照料，与他共同治理国家的两宫太后也搬到养心殿来居住。

养心殿为工字形建筑，前殿后殿相连，四周廊庑环抱，结构紧凑。前殿为处理政事之所，后殿为寝居之地。当时，小皇帝住在后殿正间，慈安住后殿东阁，慈禧住后殿西阁。

因此，妃子们以及太监、宫女都称慈安为东边的太后，简称东太后，称慈禧为西边的太后，简称西太后。慈禧在安德海的陪同下，绕着碧瓦红墙、苍松古柏遛了两个圈子，凌晨醒过来后的那段苦涩心情已排遣得差不多了。吃过早饭后，她重新坐到梳妆台前，开始了一天的正式装扮。

和世间所有的女人一样，梳妆打扮，是慈禧最感兴趣的事。她有出众的美丽，也有出众的装扮技巧。她的美容材料中用得最多的是花。她的枕头里是空的，一年四季装满晒干的花朵。她认为这些晒干的花朵中的花蕊之气，可以使她永葆花容月貌。她要太监以新鲜红玫瑰做胭脂，以娇嫩的白牡丹做扑粉。她常常派梳头太监到北京城街头巷尾去仔细观察妇女们的发型，选好的梳给她看。她中意的，就作为一种发型定下来。每隔三天五天，她就换一种发型。每天早上，她让梳头太监梳好头后，再叫一个手脚极轻细的小太监，拿着一根两寸来长的玉棒，像擀面杖擀面一样，在她的脸上来回滚动五十下。然后再敷上扑粉，擦上胭脂，戴上镶着三百零二颗珍珠的金凤朝冠，穿上明黄色的云水龙袍，罩上用三千五百粒珍珠编缀而成的披肩，踏着四寸多高的花盆底绣鞋。每当她这样装扮停当，一摇一摆，袅袅婷婷地走出后殿西阁门槛时，养心殿里所有的宫女、太监，都会向她投来自发内心的赞叹的目光。就在这一片目光中，她获得了极大的满足，寡妇的怨尤被驱散得一干二净，她以满腔的热情开始了一天的军国大事的处理。

今天的梳妆，她比往日用的心思更多，花的时间更长，对待候的太监要求更严，因为今上午她要 and 慈安太后一起，与两位皇亲商量一件极为秘密的大事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咸丰帝的亲弟七爷醇郡王奕譞，一个是咸丰帝的表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。昨天两宫太后计议这件事时，不知出于何种心理，慈禧忽然建议：七爷、僧王都是自家亲人，明日召见时干脆去掉黄幔帐，这样更显得是家人聚会，气氛亲切些，谈得也会深入些。

原来，自从挫败了以肃顺为首的辅政八大臣之后，两宫太后每天便和小皇帝一起召见臣下，处理国事。召见时，小皇帝坐在正中，两宫太后坐两侧。为严男女之防，前面挂一块薄薄的黄幔帐。这样，太后可以看得清奏事的臣工，而臣工却看不见太后。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垂帘听政。慈安太后钮祜禄氏比慈禧还要小两岁，是个性格平和、对国事不感兴趣也缺乏这方面才干的女人。她思量着僧格林沁名义上是大行皇帝的表兄，实际上并没

《清史稿》僧格林沁本传：“僧格林沁，博尔济吉特氏，蒙古科尔沁旗人。本生父毕启，四等台吉，追封贝勒。族父索特纳木多布斋，尚仁宗女。公主无出，宣宗为选于族众，见僧格林沁仪表非常，立为嗣。道光五年，袭封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爵。十四年，授御前大臣，补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、正蓝旗蒙古都统，总理行营，调镶白旗满洲都统。出入禁闱，最被恩眷。”咸丰三年，授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。咸丰四年，受封博多勒噶台亲王。咸丰十年，与英法联军战，败于通州，被革去王爵。同治帝即位后复亲王爵位。同治四年，在与捻军作战中，阵亡于山东曹州。

有血缘关系，且长年带兵在外，彼此并不亲密，到底比不上六爷、七爷这些亲骨肉，转念一想，示僧格林沁以亲切也有道理，犹豫一下，又同意了。因为有这个缘故，慈禧今天的梳妆更显得不同一般。

待四五个太监忙忙碌碌地侍候了个把时辰后，慈禧起身来，自己对着西洋进口的大玻璃镜，前后左右地转了几圈，觉得满意了，这才对安德海说：“小安子，你去东阁那边去看看，进行得怎么样了，再去前殿看他们都来了没有。”

“喳！”安德海转身出门。一会儿工夫，回来禀报：“母后皇太后早已穿戴完毕，正在等这边的消息。七爷和僧王也在军机处朝房等候叫起。”

“行，咱们走吧！”慈禧边说边出了门。

平素垂帘听政之处都在前殿的东暖阁，今天特为安排在西暖阁。这里是前代皇帝批阅奏章的地方，从雍正朝设立军机处之后，便成为皇帝与军机大臣密谈的房子。乾隆皇帝在西头隔出一个极小的房间，将宫中珍藏的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《中秋帖》、王珣《伯远帖》三件稀世墨宝悬挂在这间小房子里，并命名为三希堂。批阅奏章劳累的时候，他便走进三希堂，以欣赏三王的墨迹作为休息。他的子孙嘉庆、道光、咸丰都没有这个雅兴，很少光临。不过，三希堂仍一直完好地保存着。

慈禧踏进西暖阁时，慈安已端坐在那里了。慈禧向慈安行过礼后，就挨在她的身边坐下。因为今天属于非正式的会见，故未叫值班大臣传令，而是叫安德海到军机处朝房去传奕訢和僧格林沁。

奕訢的福晋是慈禧的亲妹妹。当年，慈禧依靠奕訢的力量击败了肃顺一班辅政大臣，后来发现奕訢本事大，不易控制，就寻机削掉了奕訢“议政王”的封号，转而信任这个身兼小叔子、妹夫双重身份的奕訢。奕訢的为人行事与奕訢大不相同。他谨守祖宗家法，心胸封闭狭窄，对内只信任满人蒙人，对汉人一贯不亲近；对外则夜郎自大，盲目轻视排斥洋人。

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剽悍勇猛，他率领的军队向来号称能征惯战，八旗兵、绿营他都看不上眼，更何况那些临时招募的练勇。可偏偏就是这些他眼中的乌合之众，这些年来在江南战果累累，最终攻下了江宁，夺得了对太平军作战的全胜。相反的，他的蒙古铁骑在与捻军的角逐中常常打败仗，相形之下，昔日的声威锐减。这个一代天骄的后裔，对曾氏兄弟和湘军窝着一肚皮无名怒火。

湘军进江宁后，打劫财富，屠城纵火，又放走幼天王，朝野谤议四起，物议沸腾，僧格林沁听了十分得意，赶紧打发富明阿以视察满城为由，去江宁实地了解。谁料曾国荃一吓一贿征服了富明阿，江宁将军回去后向僧格林沁作了假汇报。僧格林沁不相信，又派了几个有心眼的幕僚偷偷到了江宁城。他们秘密地查访了十天，掌握了湘军高级将领窃取金

银财宝的铁证。僧格林沁据此向太后、皇上密奏一本，要求宣示湘军洗劫江宁的罪行，注销曾国藩的爵位，将曾国荃、萧孚泗、朱洪章等人押至刑部严讯，并立即全部解散湘军。这个为泄私愤而企图将湘军一网打尽的密奏，就连慈禧也觉得太过分了。

就在江宁打下后的几天里，慈禧收到了十来封奏折。这些奏折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一个共同的主题：莫忘载舟之水亦能覆舟的古训，湘军凶恶贪婪，曾国荃桀骜不驯，谨防意外。令慈禧惊讶的是，这些折子竟然大部分出自汉大臣之手。不久，曾国荃自请开缺回籍养病，曾国藩禀报即将大规模裁撤湘军。慈禧的心总算轻松了一些，她顺水推舟地批准了曾国荃开缺回籍的请求，耐着性子等待曾国藩裁军的具体行动。她希望湘军这个隐患能消失在曾氏兄弟的自抑过程中，那样一则不会因朝廷的制裁而激发事情的恶化，二则也不会给后世留下容不得功臣的诟病。不料，关于裁军一事，曾国藩就那份奏报外再没有下文了。驻守镇江城的督办镇江军务广西提督冯子材，密奏江城内根本没有裁军的举动，索饷闹事的现象到处皆是，前不久鲍超的霆军公开哗变，而曾国藩并没有给哗变的官勇以处罚，甚至想遮掩过去。

接到冯子材的密奏之后，慈禧意识到对湘军再也不能掉以轻心，趁着僧格林沁回京休假的时候，她把这位大清朝的干城招来，并与七爷一起进宫密商。

僧格林沁和奕譞一前一后地进了西暖阁。僧格林沁见两位皇太后端坐在炕上，前面并没有黄幔帐，不觉大吃一惊，忙跪下磕头，不敢仰视。奕譞也跟着跪下。

“都请起来，今天是咱们自己家人聚会，不要这多礼节。”慈禧对着两个跪倒在她脚下的须眉男子嫣然一笑，说：“你们看，咱们姊妹也没有设帘子，都是自家手足，要这个帘子做什么！”

僧格林沁、奕譞周身滚过一阵暖流，坐到两宫皇太后的对面。慈安蔼然吩咐：“给僧王和七爷敬茶。”

两个宫女用鍍金铜盘端上两杯茶来。摆在僧格林沁面前的是一个血红玛瑙杯，摆在奕譞面前的是一个松花翡翠杯，泡的都是福建巡抚徐宗干进贡的闽南乌龙茶。只见慈禧一挥手，所有太监、宫女都悄然无声地退出西暖阁。

“姊姊，你先说吧。”尽管慈安的年纪小于慈禧，但名分却在慈禧之上，慈禧不得不叫她姊姊，自称妹妹。和每次召见臣工一样，慈禧在说话之先，都要说上这样一句话。也和每次一样，慈安照例回答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们姊妹之间还讲什么客气，你就先说吧。”

“姊姊既然要我先说，我就先说几句。”慈禧说过这句套话后，以轻柔动听的女人声调开始了她的正题，“弘德殿的师傅要皇帝背《书经》，皇帝就不来了。今几个我们姊妹请僧王和七爷来，是要听听你们对南面湘军的看法。曾国藩的湘军立了大功，克复了江宁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。不过，湘军进了江宁后，放火烧尽长毛的伪宫殿，长毛多年聚

敛的财富都变成了湘军将领的私产，朝野对此都很愤慨。我们姊妹也觉得曾国藩、曾国荃兄弟有负朝廷的厚望。前些日子，曾国藩说裁湘勇，但至今并无行动。两位王爷说说，朝廷对湘军应如何处置。”

慈禧的话刚一说完，僧格林沁便迫不及待地奏道：“太后，奴才早就看出湘军不是好东西。三年前打下安庆的时候，就有人向我禀报，说湘军把安庆城洗劫一空。这次打江宁更是疯狂，金银财宝掠夺光不说，连江南女子都给他们抢尽了。老百姓说，湘军都是强盗、畜生，比长毛坏多了。太后，奴才还是先前的那句话，削掉曾家兄弟的爵位，把曾国荃等人押到刑部审讯，强行解散湘军，派我八旗子弟兵进驻江宁城。”

慈安笑道：“僧王说得有道理，但曾国荃没有造反的迹象，若是把他押到刑部，别人会说朝廷亏待功臣。”

“怎么没有造反的迹象？湘军本是团练，仗打完了，就得解散。不想造反，为何迟迟不解散？”僧格林沁是满蒙亲贵中最能打仗的人，又是咸丰帝姑母的养子，咸丰帝生前对他都很客气，更助长了他的骄横跋扈，即使在皇太后面前，他也显得放肆。两宫太后都知道他的脾气，相互对视了一眼，微微一笑，都没有做声。

奕䜣说：“太后，依奴才看，曾国藩是个最虚伪的人。打下安庆时，曾国荃把伪英王府的全部财产都运回他的湖南老家，用这笔钱给他的每个兄弟都买了田起了屋。正因为这样，曾国藩明明知道，却不做声。他又得了财产，又得了廉洁的名声。这次打下江宁，他上奏说，所传金银如海、财货如山的话都是假的。这是连三岁小孩子也哄不过的。既然没有金银财货，为什么要放火把长毛的伪王宫王府都烧掉？为什么不学当年曹彬的样，封存府库，等待朝廷派人来验收呢？怪不得别人都说曾国藩是伪君子。上次说的裁撤湘军的话，太后决不要相信他。奴才看他是不主动去解散湘军的。”

奕䜣的话说完后，西暖阁里沉默了好一阵子。慈禧问：“依七爷的意思，也是要朝廷下令强行解散湘军了？”

奕䜣想了一下，说：“奴才也不是说要朝廷下令强行解散，看是不是有别的法子，逼着曾国藩去履行他的诺言。”

“有一个法子可以逼他。”僧格林沁信心十足地说。

“僧王有什么好主意？”慈安转过脸问。

“将奴才的蒙古铁骑从山东开到江南去，驻扎在江宁城四周，用武力逼他解散湘军。”僧格林沁气势雄壮，仿佛他的骑兵就是一支能降百魔的天兵天将。

慈安轻轻地点头，像是赞许。慈禧在心里冷笑：你的铁骑能敌得过曾国荃的吉字营吗？嘴里说：“僧王的主意好是好，只是太露形迹了。”

奕䜣说：“太后说的是。蒙古铁骑开过长江，驻扎在江宁城外，的确是太露形迹了，

不撤湘军和造反毕竟有所不同。但僧王的主意仍然可用。打着剿安徽境内捻贼的旗号，将人马开到苏皖一带。这样，既对江宁城内的湘军是一个压力，又可以防备今后的风吹草动。”

“七爷的这个办法最稳妥。”慈安立即表态。

慈禧望着这个二十七岁的妹夫，不觉暗暗赞赏：这几年有长进，再磨炼磨炼，以后会是一个好帮手。遂微笑着说：“七爷这个主意不错。不过这样一来，压力又变得不直接。还是如七爷所说的，要尽快逼得曾国藩履行裁军的诺言才好。不然，湘军总是朝廷的一块心病。”

西暖阁里又是一阵沉寂。四周摆设的几具西洋座钟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，愈发衬托出阁内阁外的宁静。人间第一家的叔嫂四人都在绞尽脑汁思考着，如何才能尽快尽好地去掉大清王朝的这块心腹之病。突然，僧格林沁猛地拍了一下大腿，两宫太后都吓了一跳。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忙说：“奴才失礼，请太后饶恕。”

慈禧笑着说：“僧王心中一定有了好主意。”

慈安也笑着说：“不要紧的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，僧王不必介意。”

僧格林沁说：“奴才打仗，常常采用诱敌进圈套的办法，远远地将敌人引过来，进了圈套后，他就不得不听奴才的摆布了。”

奕璠兴奋起来：“奴才明白了僧王的意思，是要把湘军引进朝廷布置好的圈套，然后再来名正言顺地收拾它。好，真是好主意！不过，设一个什么好圈套呢？”

“是的呀，设个什么好圈套呢？曾国藩可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呀！”慈安面有难色，她于这方面是一点主意都没有的。

“有个最简单的办法。”僧格林沁说，“皇上下道谕旨，说要曾国藩进京陛见，太后当面嘉奖。奴才再派几个人在半途杀掉他，事后杀两个替死鬼了结。曾国藩已开缺了，曾国藩这一死，湘军群龙无首，自然就瓦解了。”

僧格林沁说完后看了两个太后一眼，自以为这是最好的主意。曾国藩本是他嫉恨已久的对头，现在却通过太后的手来除掉他，岂不太令人惬意了！他没有想到，慈禧自有她的想法。她还不想杀掉曾国藩，因为皖豫一带的捻军、陕甘一带的回民都闹得很厉害，她儿子的这座江山还未完全巩固，很可能还要依靠曾国藩去平捻平回。但是，眼下他手里的这十几万湘军又必须大规模裁撤，方可保证江南不再出事。到时需要曾国藩重上前线，再让他去湖南招募新军好了。这就叫做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朝廷必须要建立这样的权威，才可以驾驭遍布全国的几十万团练。如果让建第一号功勋的曾国藩带头这样做，那么今后左宗棠的楚军、李鸿章的淮军就翘不起尾巴，只得乖乖地跟着学样。反之，若曾国藩不裁撤湘军，以后左、李也会跟着学。天下有了这几十万打过多年硬仗、立过大功的湘、楚、淮

军存在，真好比在紫禁城里容下几个佩剑拿刀的强盗，随时都可能有不测之祸发生，养心殿里的宝座还能坐得安稳吗？所以，最好的办法，是不露声色地逼曾国藩自动裁军。

冥思苦想了半天，两位军国大臣都无计可施，倒是慈禧心里冒出一个主意来。她问僧格林沁：“据说湘军里混有哥老会，僧王在山东听说过吗？”

“是的，湘军中有大批哥老会。前次鲍超的霆军哗变，有人说就是哥老会从中煽动的。”僧格林沁回答。他手下有一支汉人队伍，带兵的头领是前些年从太平军投降过来的陈国瑞。陈国瑞跟湘军不少将领有往来，湘军中有哥老会，就是他告诉僧格林沁的。

“说是哥老会反对朝廷，真有这事吗？”慈禧又问。

“据奴才所知，哥老会是湘军中一班流氓痞子结成的团伙，打着有福同享、有祸同当的旗号笼络人心，在湘军中拉帮结派。不过，还没有听说过哥老会反对朝廷的话，但也不能打包票。”僧格林沁说。

奕譞说：“奴才听说绿营中也有哥老会的人，这很可怕。”

慈禧皱了皱柳叶眉，一个设想在她的心里陡然成熟了。她转眼对慈安说：“姊姊，时候不早了，僧王和七爷也累了，今天就议到这里吧。您看呢？”

慈安说：“是说了很久的话了，不过，逼曾国藩早点裁军的主意还没商量出来呀，是不是明几个还请僧王和七爷进宫来呢？”

“过几天再说吧。”慈禧边说边起身，慈安也跟着起身。僧格林沁、奕譞忙离开椅子，就要跪安。

“不用了。”慈禧轻柔的声调里显然带着几分刚气，秀美的丹凤眼专注地盯着两个堂堂男子汉，说：“今几个是咱们自家人在这里随便聊聊天，出去后，谁也不能再说起哦！”

“奴才明白。”僧格林沁说完后抬头又看了慈禧一眼。这是他第一次清楚地看见圣母皇太后。“太美了！”粗野的蒙古亲王在心里赞叹不已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慈禧也正盯着他，那眼神有点异样，他赶紧把头低下。

“在这里吃过饭再回去吧！”慈禧对着门外一招手，安德海立即又轻又快地走了过来。“你去前面御膳房招呼一下，给僧王和七爷备一桌好酒饭。”

回到后殿西阁，吃过点心，慈禧安安稳稳地睡了一个午觉，醒来后又想起上午的密谈。她有点失望，谈了半天，两位皇亲并没有给她出一个好主意，最后还是自己一时灵感上来，冒出了一个想法。她记起丈夫生前曾很有感慨地对她说过的的一句话：真正能办事的还是汉人。她很想把几个老成持重的汉大臣，如大学士贾桢、周祖培等人找来，问问他们。但这样一个处置曾国藩和湘军的重大决策，是不能让他们知道的。她对自己的设想不十分满意，觉得还有欠缺，遂坐在梳妆台前，一边欣赏自己美丽的面容，一边继续思考